

官板

閑關錄

卷九十止

			五	漢
			八	書
		一	五	門
四	三	一	五	類
册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五	八	五	漢
函	一	四	五	書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5	
冊數	4 (4)		
函號	299	8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閑關錄卷第九

語錄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  
可惜死了告子  
陳門之瞳惟哭之者故舊之私情曰可惜死了  
告子者斯文之公議仁之至義之盡也  
告子以知覺運動為性子靜以氣稟物  
欲為天理告子以義為外而不求子靜  
以學問非義所在而不為其失一也故

曰告子或曰既哭之而又譏之大賢固如此乎殆記者之誤也曰以答趙然道書徵之可見其非記者之誤云

答趙然道書

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

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

所執而瞳按朱子此書自任之重距闢之嚴與歐陽自謂以承三聖者同一揆也後世乃謂此也則朱子之學晚歲有取於子靜子靜之學效歐陽為非禪甚者以為學同而並稱性理大學全亦以朱陸並隸諸儒為一類殆未考邪或謂此書因其人所通書語狂僭而發非有憾於陸氏然以答詹元善書考

之則豈因狂僭而發哉

答詹元善書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為無補子靜  
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  
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  
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  
何時而已耳許教似亦小中壽也

答蔡季通書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

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  
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  
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擔閣  
壞了甚可歎也

答許教

中應書

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  
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  
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  
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

附錄  
卷九  
三  
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  
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喻乃喻讀  
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已  
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蠱  
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  
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  
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  
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  
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

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  
邪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  
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  
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  
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  
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  
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  
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  
得見之過無或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

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為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曾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三五也

瞳按此書乃因許教中子靜之毒而救藥之其曰近年以來至有大不相似者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

附錄  
卷九  
五  
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

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旣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積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子百氏之書。列置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旣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已。

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摯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

曠按此記及答許教書，蓋攻子靜之失。

而因指示爲學求道之方，其所以提撕  
誨飭我後人者切矣。學者勉夫

答汪長孺書

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旣云識得人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豪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



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虚心平氣，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採。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怪多端，亦向走作矣。語錄

陸深甫問爲學次序，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刪定叔祖所以見教。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爲學。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雖是事事做得，是方無

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刪定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者果何道哉。

陸氏之學只是禪。初間猶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

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  
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  
人罵人。後學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  
來。極可畏。世衰道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  
畏。  
答姜叔權書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  
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  
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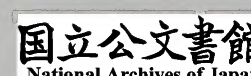
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  
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  
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  
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無此  
等奇特意想。方是正當也。

語錄

長孺向來自謂有悟。其狂怪殊不可曉。恰與  
金溪學徒相似。嘗見受學於金溪者。便似燕  
下箇甚物事。被他撓得來恁地。又如有一箇

金 九  
蠱在他肚中。蟪得他自不由已。樣某又皆譬  
云。長孺叔權皆是為酒所使。一箇善底。只是  
發酒慈。那一箇便酒顛。其本不與。其  
謂。瞳按朱子嘗斥子靜妄生內外精粗之  
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容貌詞氣之  
間不必深察。俯視聖賢。蔑棄禮法者。徵  
諸二書可類推也。朱子有與子靜門人  
書。類聚於左。以見其繆。  
答劉公度書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  
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  
非否。所論為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為疑。今得  
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  
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  
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  
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  
偏而不可拔。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



於其間是亦何能為有亡耶  
並出瞳按公度蓋嗜陸學者故朱子每箴警  
自於其之如此建昌士子疑指諸包  
合語錄  
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下便是如何曰如  
何便是公看經書還有此樣否若云便是夫  
非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  
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  
始得又問或有性識明底合下便是後如何

曰須是有那地位方得如舜與木石俱與鹿  
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  
莫之能禦須是有此地位方得如堯舜之道  
存悌不成說才存悌便是堯舜須是誦堯言  
行堯行真箇能徐行後長方是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  
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地上做去所謂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  
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

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已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會說箇當下便是底語莫之矐按朱子嘗曰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未並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故凡言頓曰然悟者指子靜也

答包顯道書  
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自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既未免讀書則不會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大學鄙說未得奉呈然使賢者見之愈未必信

大抵如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卽看久遠如何耳。敏道令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其去。咳入。辨。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

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得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

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已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書。聖門之學。以誠為本。誠則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軌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凌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

轉為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為說之高。為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為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因便布此。未知明者以為如何。所喻已悉。但道既不同。不相為謀。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

答劉定夫書

所喻為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

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

語錄

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聾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悞。今教公之法。



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行。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

然答傅子淵書無狀之人對面對面

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

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濃郁之意。荆州所謂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示喻戰栗之義。反復思之。終未能曉。豈以宰我如此注解。便涉支離。不能簡易。故邪。熹看此章。只是宰我錯解了。故聖人深責之。不謂其纔下注解。便成支離。如來喻之云也。細詳來喻。是意外生說。附會穿鑿。有不勝其支離者。舉此一端。恐區區所見。與賢者不同。不但此一事也。二包

定夫書來皆躐等好高之論殊不可曉  
 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  
 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  
 者始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  
 渙然心喻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捐去舊習  
 甚善但恐似此六向虛掠則又只是改換名目  
 也亦不可不察也而果衣冠外飾也思而別也  
 陸氏之非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其所以責之

者嚴矣學者可不審觀而諦究哉  
 答潘子善書  
 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見  
 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  
 必徒為嘵嘵也

語錄  
 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  
 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  
 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

書是要不實諸所無也。讀之書皆欲忘却。是  
要空諸所有。曰。以空諸所有。必欲其空。  
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  
氏。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  
仲文字可毀。

答李好古書。計已過不世。更與無益。五不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  
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  
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

所受而遠來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  
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為之。  
是以有問而不敢對也。

語錄

劉淳叟極口說子靜之學大繆。某因詰之云。  
若子靜之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  
此說他。

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  
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常定。要云今日之

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是  
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  
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  
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中大怒甚。因語人云。  
按李劉陳俱子靜門人。訶佛罵祖者。故  
朱子斥之。俱如此。

答劉季章書。或問。文貴不厭。其法在何處。

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  
是病根。不會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  
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是不須如此。又  
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  
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  
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  
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  
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  
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  
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

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物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已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心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

不至虛負平生也。

語錄

會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縝密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以近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

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碎其硯下之藁。以其  
 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陳公問  
 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  
 陸子靜都只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  
 武帝。豈不是橫說。入晉書本意。漢文之書。師  
 會祖道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  
 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  
 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

語錄

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對曰。  
 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  
 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為本可惜。祖道曰。此恐  
 只是先生見處。今要祖道便如此。却恐成猖狂  
 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  
 穽。卒除不得。先生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一而  
 二。二而一。噉按此語。與子靜答祖道字宅之書  
 之意同。其書實詆朱子也。答朱子書亦  
 有自謂學子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

舞雩詠歸千載同樂之語

答孫敬甫自修書

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蠶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為已者其他則皆飭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

語錄

先生出示答孫自修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

偏尚是要去做箇人若永康永嘉之說大不

成學問

瞳按朱子嘗曰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

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皆不得已而

救時之弊也

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

朱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

在吾輩須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啓其紛拏不遜之論，而反為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線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



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已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瞶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也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否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瞶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

若何瞶按語錄此書之作蓋在慶元丙辰下不啻已之間如云當時亦可見其在子靜既盛興沒之後張侍郎卽無垢子韶也此書斥文辭子靜之學爲異端反覆詳明有目者皆宜可得而見矣後世名學朱子之學如草廬吳氏與今江湖有識之士率謂朱陸無異而盛宗陸學何居蓋爲所謂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已不可辨矣者所欺而不能察邪世之

附錄  
明者幸正救之。而不論其弊。而  
附黃勉齋撰朱子行狀。出於其後。其  
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  
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  
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  
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  
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  
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  
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

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  
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瞳按勉齋此說。可謂深中。陸學浙學之  
弊。真知朱子之心矣。此所以卒傳斯道  
而爲朱子之肖子忠臣也歟。虛谷方氏  
讀朱子年譜詩曰。王道浪談行伯說。儒  
言陰用佐禪機。貪狼巨矢觀星象。天遣  
吾公闢此非。惜於浙學亦止斥同父耳。

閑闢錄卷之九

開闢錄卷之八  
 予公闢此非計欲泯學亦止以河父王  
 言朝國為難勉食終日大勝是象天靈  
 雖未平平昔荷曰王並是始於前  
 而公未平之有忠司也  
 惟其以未平之心矣出以平  
 雖其世微出諸四時系中  
 其言也必無入不效矣學香  
 其言也必無入不效矣學香

開闢錄卷第十末安會公

入言宋史為其善書武賦曰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寶慶二年贈陸九齡

等官賜諡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寶慶三年

瞳按九齡九淵之學朱子指為異端而

闢之明且嚴矣當時朝廷錄其後錫之

諡乃與諸儒埒則其去朱子數百年之

後而論其同者烏足怪哉

綱目



九淵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其  
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  
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悉其故。悉如其  
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謂  
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  
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  
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  
皆我註脚。嘗與朱熹會於鵝湖。辨論多不合。及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  
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  
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次兄九  
韶亦學問淵粹。

愚按綱目所書。乃朱子平日斥之爲禪  
入也。必者。曰意見之人者。指朱子也。俱取筆之  
而無貶詞。性理大全亦以朱陸並隸諸  
儒爲一類。恐非朱子當時距闢之意。殆  
館閣鉅公之見。非草茅淺陋者可得而

窺邪 非草廬吳氏送陳洪範序

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以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因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焉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

愚按世稱能嗣朱子之學者草廬也而

出於於朱陸之間以是處之况其下者乎然

夷考之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者二師也

乃歸咎於門人使學者斥語錄為不足信至於今猶惑焉草廬安能辭其鹵莽失言之責哉

道園虞氏撰草廬行狀

先生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

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為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

愚惟議者固莫知朱子師門傳授龜山門下相傳指訣之所在吾恐吳虞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

劉文安公定之宋論

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以為已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

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為已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祭子壽文云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又曰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然所謂熹集諸儒之大成者度數也述作也事

功也。中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此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塗如此也。而熹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於已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朱之與陸。以其所言而觀之。曷嘗終見黜哉。謂其終見黜者。未嘗考其所言者也。亦已甚矣。  
愚按此論正亦未嘗考其所言也。苟嘗考其所言。非直可見朱之黜陸。而陸之垂戾亦可見矣。其論集大成尊德性者。

蓋宗道園撰草廬行狀曰。朱子集大成者。時則有若子靜。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見其全體大用之盛之說也。然朱子斥子靜之德性為禪。陳之事功為管商。呂之史為功利術數。朱子曰大密古今未有此書。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非筆削之本意。云云。按綱目成於乾道壬辰。而深大事記作於淳熙庚子。亦可考。而深憂甚懼闢之救之。見於手書可考也。顧

謂朱子集之何哉。正亦未嘗考其所言者也。亦已甚矣。若夫論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者。其源蓋自北溪陳氏果齋李氏發之也。而其所指猶朱子論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耳。不此之察。而乃肆為辨論。可謂誤矣。近年莊定山與陳白沙所論。雖與此殊。而其失則一焉。餘又不足責云。

薛文清公瑄讀書錄

象山謂人讀書為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丘文莊公濬大學衍義補

臣按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受孔子之教。以為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問思辨。而篤於行。孟子謂博學詳說。而反之以約。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師說。而顏子獨以為已有。而謂之博我約我。則似孔子專為



顏子設此教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善誘而顏子所以好學也。歟！曾子之作大學格物致知而后誠意正心，子思得於曾子；孟子得於子思，一知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陸子淵者乃注心於茫昧而外此以爲學，果是聖人之學哉！

臣按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儒者爲學之大端也。二者不可偏廢，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

尊德性之目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蓋二者可相有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矣。彼九淵者乃欲專一爲學，烏有是理哉！  
世乃有假佛九淵之學與朱熹異，熹嘗言曰：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以讀書窮理爲太禁，蓋指九淵也。厥後元儒吳澄又謂熹道問

開闢金  
卷一  
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為意見。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著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辨。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為學。可乎哉。九淵所學淪於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為

之回護亦猶九淵之於荆舒也。其流弊至于今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愚按世之所謂賢者率謂朱陸之學同。謂其異者又虞氏所譏。初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惟薛公丘公闢陸學之為禪。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然又不能盡究其實。而但舉其一偏耳。丘公拳拳於尊德性道問學之辨切矣。惜乎未探朱子答項平父書之本意。以祛百世承踵草

廬之

謂朱學專主程子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當矣惜乎未撫朱子受學

延平之淵源與其自謂正心誠意平生

所學

字者以證之也

會試策

象山之興與朱子相

朱子

之學似禪

之蓋象山自謂以孟子為師欲先立乎其大

者不甚究心於文義朱子意其流弊將入於禪

而不自知也象山晚歲追咎早年之粗心浮氣

而加意於窮理故朱子有去短集長之言蓋其

加窮理之功於晚歲者可徵也其專尊德性

而略於道問學則自主太過不失於過中乎

愚按西涯李公批云援據成說折以已

固必見論之當矣愚嘗反覆成說而未之有

與氣得焉其以追咎去短集長為晚歲事則

又誤矣

順天府鄉試策

同父世所謂豪傑之才也子靜世所謂淵源之

附錄  
學也。一言一論學者之視聽係焉。可以自恣意  
爲之乎。夫先王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  
天下。其不可同論審矣。而同父乃以堯舜三代  
與漢祖唐宗比而同之。是金鐵之不辨也。其膠  
固於功利何如哉。故朱子屢書辨之而不已。蓋  
非爲同父辨也。不如是則王霸義利之說不白  
也。老氏言有無以有無爲一。周子之言有無以  
有無爲一。不相爲謀亦審矣。而子靜疑濂溪之  
學出於老子。攻而詆之。是理氣之不分也。故

朱子屢書亦辨之而不已。蓋非爲子靜辨也。不  
如是則吾儒異學之判不明也。異時朱子論海  
內學術之弊  
康事功若不極  
力爭辨。則道不明此

愚按此策亦惟

朱子極力之所在則尚未

莊定山

景

寄婁一齋詩

朱學本不煩。陸學亦非簡。先生一笑中。皓月千

峰朗

附錄

卷十

十

愚按此詩論朱陸之學雖異而實同也  
又有詩曰要知肝膽朱門學不在經書  
傳註中陳白沙詩亦曰君若問鳶魚鳶  
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則  
似俱中子靜之毒而非朱子教人平實  
之旨也瓊山謂流弊至於今而猶未已  
至今學者猶有假之以惑世廢學者殆  
指此類歟

會試策

程子親授太極圖於周子而朱子釋之義理精  
微殆無餘蘊金溪於此乃不能無疑焉何歟易  
簡支離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固欲強而  
同之果何所見歟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  
朱子之學歟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  
大相遠歟甚至筆之簡策公肆詆訾以求售其  
私見者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  
得無不可乎

愚按嘉靖癸未主試者蔣敬之石邦彥

也三公雖有攻討之心而其

朱陸是非同異則亦未

愈熾區區一念

任斯道之

豈無不  
味以香  
大勝也

朱子之君子亦其限公其地所期實遠亦豈  
同之果何也且熾熾樂好之豈更何為劍為  
簡支瞻之能然以不合而今之學亦固亦豈  
辨欲辨者盡金碧公此以不辨無其辨何處  
開關錄卷十

刻開關錄後

朱陸之學始終不同具見兩家年譜及文集

語錄中夫何草廬吳氏創為遷就調停之說

篁墩程公又繼為始異終同之書由是遂成

千古未了之公案歷世不決之疑獄道無從

授指南矣我先君深為此懼爰取朱陸之遺

書考其歲月之先後明其旨趣之異同旁蒐

博采輯以成編其心即孟子閑先聖之心也

間嘗質諸覺山洪先生先生謂是錄所見的

確譬諸堂上大人兩造是非援據律令不

使吏胥得以輕重下為

益良多則千古未了之公案

而判無復盈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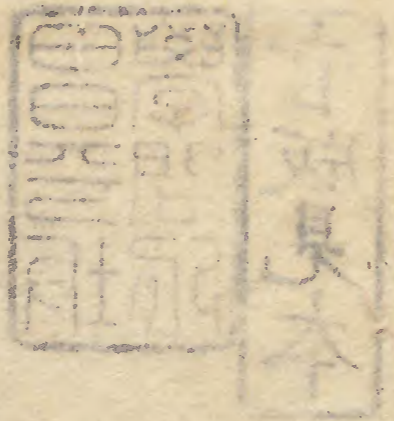
奇之論者顧以陸學

一人而朱子循序教

之反詆為鈍用而斥絕之學者亦多厭

常趨異從而和之蕩然成風莫知底止正整

菴羅氏所謂認心為性相率而為異端之歸



也然則書一出而凡惑於兩岐之說者宜亦知所適從也噫先君德音不可復聞矣而其手澤宛然敬刻而傳之謹識命工之歲月併以繫無窮之悲

嘉靖甲子春二月丁未孤子續洛百拜謹書

開卷金

官版見本

官版見本

其手筆或然於後而於之其端命王之效且	亦味似與錢也却亦保斷音小可野開笑而	也然限書一出而此類成兩文政十年刊	刊以發無深之悲	其而平十卷之似丁未卷千	益良多則千古本丁之公案	使也神符以輕重下	確神斷室五六八	開卷金
-------------------	-------------------	------------------	---------	-------------	-------------	----------	---------	-----

文政十年刊



